

火

災

葉紹鈞作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## 曉行

朝陽還沒升得高，我經過田野間，四望景物，非常秀麗且靜穆。一帶村樹都作淺黛可愛的顏色，似乎正在浮散開來。我便憶起初見西湖時的情緒：那時是初夏的朝晨，出了錢塘門，行盡了一帶石壁，忽然間全湖在目。環湖的淺青的山色含有神秘而不可說的美，我止覺無可奈何，但也遺忘一切。這是一種不可描繪的情緒，過後思量，竟是我生享美的很滿足的一回。現在那些遠處的村樹髮鬚是連縣的青山，而我所得的印象又與初到西湖時相似，然則我不是野行，竟是湖上盪槳了。我本有點渴憶西湖呢，不料無意間得到了替代的安慰。

田裏的麥全已割去。農人將泥土翻了轉來，更車了河水進來浸潤着，預備種稻。已成形而還不曾長足的蛙就得了新的領土。他們狹小的喉嚨裏發出闊大而煩躁的聲音，彼此應和，聯成一片。他們大多蹲在高出水面的泥塊上，或從此處跳到彼處，頭部仰起，留心看去可以見他們白色的胸部在那裏鼓動。當我經過他們近旁的時候，他們順次停止了鳴聲，極輕便地沒入水中。不一會，我離他們較遠，一片躁音又喧鬧於我背後了。

印有人及家畜的足跡的泥路上，竟沒一棵草。兩旁卻叢生野草，大部分是禾本科的植物，開着各色的小花——除了昆蟲恐怕再沒有注意牠們的了。細小而晶瑩可愛的露珠附着在花和葉上，很有好玩的意趣。遠處糞肥的氣味微微地送入我的鼻官，充滿着農田生活的感覺，使我否認先前的假想：我並不在清遊雅玩的西湖上。

我走到一個池旁。岸灘的草和傍岸的樹映入池中，他們的倒影比本身綠得更鮮嫩，更可愛。這時候池面還沒受日光的照耀，深藍色的靜定的池水滿含着幽默。池面的一角浮着萍葉，數葉攢聚處蘊起些桂黃色的小花——記得前幾天還沒有呢。偶然有些小魚游近水面，才起極輕微的波紋，或者使萍花略微顫動。

靠着池的東南岸是一所破舊的農舍，屋後有一個水埠通到池面。我信足走去，已到了那所屋舍的前面。一扇板門開着，裏面止見些破的檯凳和高低不平的泥地。門旁兩扇板窗都撐起，一個女孩兒立在窗下。屋前一方地和屋的面積一樣大，鋪着長方的小磚，是他們的曝場。

那女孩兒有略帶紅色的頭髮，非常稀疏，僅能編成一條小辮；面孔很瘦削，呈淡黃的色澤；眼

光作茫昧的瞪視。她見了我，只對我看著，髮髻我身上叢集着什麼疑惑。

我不曾走過這條路，看前面都種着豆，不見通路，疑是不能通過的了。便問她道：「從這裏可以到那條河邊麼？」這個問詢減損了她疑訝的神情的大部分，她點頭道：「轉過去就是。」我答應了一聲，再往前走。她又說：「但是豆葉上全是露水，要濕你的衣裳和鞋子。」我說：「不要緊，」就分開兩面的豆莖依着很狹的田岸走去。我雖然沒有聽她的話，心裏卻感激她對於我——她的不相識者——的好意。

走完了種豆的地方便到河岸，我的鞋子和衣裳的下半截真濕了。河水和池水一般地深藍和靜定，但因潛隱的流動有幾處發出光亮。對岸的田裏有幾個農人在那裏工作，因田地的空曠顯出他們的微小。和平而輕淡的陽光照到田面，就像施與一切以無限的生意，一條田岸，一方泥土，和農人手裏的一柄鋤頭，都似乎於物質裏面有內在的精神。

我立着望了一會，便沿着河走。在我的前路有兩個農人在那裏車水：一架手搖的水車設在岸灘，他們倆各執一個柄搖動機關，引河水到田裏。不多時我已到了他們倆跟前。一個農人非常

高大露出的皮膚全是醬一般的顏色；面部皺紋很多，有巨大的眼睛和鼻子。他約摸四十多歲。又一個止二十出頭的年紀，面目的布置很像城市間的讀書人，皮膚也不至於深赤；但是他四肢的發達的肌肉可以證明他是久操農作的人。他們倆止顧工作，非特不交一語，並且不一顧共同操作的伴侶。這個情形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遇見，鋸開一木的兩個木匠，同一作檯的兩個裁縫，都是好像沒有第二人在他們的旁邊似的。旁人看着他們，就要想他們何以耐得這般寂寞。其實旁人不就是他們，究竟寂寞與否怎便能斷得定呢！

水車引起的水經過一條臨時掘成的溝流到田裏。那條溝橫斷我的前路，而且有好些濕泥壅在兩旁。我提起了衣服，正欲跨過那條溝，那個年長的農人笑着對我說：「須留心跨，防跌交。」他說時兩手停了工作，那個年輕的也停了，繁喧的水車聲便劃然而止。

我說：「不妨事，我能跨，」身體略一騰躍，已過了小溝。我來這一條未嘗走慣的路上覺得一切的景物都是新鮮，看農人車水也有趣味，時光又很早，所以就停了脚步。

他們倆見我過了小溝，便繼續他們的工作。那年長的看着我問道：「先生是在那邊學堂裏

的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裏的學生不止二三百吧？」

「不錯，四百有餘。」

「那些學生真開心，我從你們牆外走過，止聽見他們笑和鬧。大約不會有逃學的了，是麼？」

「逃學的確然沒有。」停了一會，我問他說，「今年的麥收成想還不差，結實的時候不會有過大風雨呢。」

「今年很好，五六年沒有這樣的收成了。」

「現在你那塊田預備種稻了麼？」

「是的，」他指着五十步外一方秧田說，「那裏的秧已長得這麼高，趕緊要分插了。」

我望那方秧田，柔細而嫩綠的秧生得非常整齊，好似一方綠絨。那種綠色是自然的飾彩，決不能在畫幅中尋見，真足以迷醉人的心目。

他接着說，「我們將這田裏車足了水，更犁鬆了泥土，就可以插秧。至遲到後天的下午我們必得插秧。」他說時臉上有一種欣悅的神采，更伴以簡樸真摯的微笑。

我說，「此後你們要辛苦了，添水拔草等工作你們天天要做，四無遮蓋的猛烈的太陽又專和你們爲難。你們以爲這些是苦楚不是？」

「我們的日子自然不及你們那麼舒服，但是也不見得苦楚。你們看我們以爲苦楚，其實我們是慣了。我們鄉村裏的朋友誰不會將兩腿沒在水田裏儘浸，誰不會將身體挺在太陽光中儘炙？我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，那會辦得出苦楚來？」

「你們一定愛你們田裏種的東西。」

「那自然，那是我們的性命。我們看他們很順遂地發達起來，就好比我們的性命更爲堅固且長久。前年那些可殺的小蟲來喫我們的稻：一塊田裏的稻都已開着花，忽然每棵稻的中段都折斷了，莖也枯萎了。留心看去，都是那些可殺的在那裏作惡！我們沒有法想，止對着稻田歎氣！」他引起了以往的憤恨，語音便沈重且有停頓——這是鄉村中人普通的憤恨的徵象。

「你們爲什麼不捕捉？城裏曾經派出許多人員教你們預防和捕捉的法子。」

「預防呢，我們不很相信那些叫也叫不清楚的藥料。晚上點了燈，盛了油，待牠們來投死，確是個靠得住的法子，但是要大家一齊做才行——這個怎麼做得到呢？獨是一兩家這麼做，自己田裏的捉完了，別家田裏的喫到沒有得喫了，就難民一般地搬了來，還是個捉如未捉。」

「前年的災情真厲害，去年好些吧？」

「好些」他冷笑着說，「但是總不能滅盡！他們作惡一連十幾年，那一年不和我們爲難，至多惡毒得輕些罷了。」

「田主減收你們的田租吧？」

「總算減短些，」他仍舊冷笑。

「減短多少呢？」

「這不一定。我還知道他們裏面很有幾家專會用取巧的法子：他們所有的田不一定全受蟲災，但是被災的多，便統打九折收租。他們的意思並不是要沒受災害的得些好處，實欲使受災

的更受些災害！然而他們有他們的說法，『惟有這麼才便於計算；否則怎能一塊一塊田都看到，確定出應收的成數呢？』又有幾家，他們先拋大了米價，卻挂出牌子來說田租統打七五折。大家聽了這一句，以為他們的租輕鬆些，便爭先繳租給他們。到末了他們的收數獨多，還是他們佔了便宜。」

「前年你的田租打了幾折？」

「我麼？」他搖動水車格外用力，藉此發洩他的不平，「自然是九折！先生可知我種的誰家的田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邵和之，他的家就在你們學校的東面，先生總該知道？」

我便想起常在沿街的茶館裏坐着的那個人。他每天坐在靠牆角的桌旁，瘦削的兩頰向裏低陷；短視的眼睛從眼鏡裏放出冷酷的光，額上常有皺紋，因為在那裏思慮；總之，他的面孔的全部全含着計算的意思。我不曾見他和別的茶客談話，除了和催甲或差吏計議農人積欠的田租。

的數目。——我所知於他的止有這些，但總算是知道他的，便答應那農人道，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想，我種的田就是他的，自然是九折了！」

「我不很知道他的底細，他收租很厲害麼？」

「厲害！」他停了一會，又說，「田主收租誰都厲害的，手段硬些軟些罷了。而他是慣用硬功的大王。」

「怎見得呢？」

「他算出來的數目就好比石頭的山，不能移動一分。任你向他訴說懇求，巴望他減短一點，他的頭總不肯點一點。欠了他的租，他就派差吏來叫了去，由他說一個日期，約定到那一天必須繳還。他那雙眼睛真可怕，望着他怎敢再求，止有答應了下來，回去想法子，借債當東西統都做到，只求不再看他那雙可怕的眼睛。」

他們倆停了手，挺一挺腰，望着四圍舒一舒氣，預備休息一會。河面忽然有一個聲音，好似誰投了一塊軋石。我無意地自語道，「什麼？」看河面時，水花慢慢地擴散開來，最大的一圈已碰着對

岸而消滅了。

那年輕的農人作豔羨的語氣說，「應是一尾好大的鯉魚。」他說時注視着河面。

「那位邵大爺，」年長的農人向我說，因為水車停了，顯出他的聲音的響亮，「他有一次真是石頭一般地定心，叫人萬萬學不到。他坐了船到東面楊家村裏去收租。一家人家同他約了那一天的期，但是竟沒法想，一個錢也沒弄到。那個男子情急了，看見船搖進村，便發癡一般地避入屋後的茅廁裏。差吏進門要人時，止見一個女人，知是避開了，略一搜尋，便從茅廁裏把他拖了出來。那男子十分慌張，嘴裏卻說，『我已有了錢，今天統可還清。』差吏聽說自然放了手。那知那男子拔腳飛跑，竟望河裏一跳！看見的人齊喊起來，一會兒村人都奔了出來。水裏的人已冒了幾冒，沈向底下去了。那時候邵大爺的舟子見將有人命的交涉，恐怕被村人打沈了他的船，急急解纜想要逃走。你知那位邵大爺怎樣？他跨上船頭喝住舟子不許解纜。他的臉上全沒着急的意思，大聲對岸上的人說，『欠租是何等重大的罪名！他便溺死了，還是要向他的女人算！』那時村人個個着急，聽邵大爺的說法又覺得不錯，那還有勁兒打他的船，止拚命將河裏的人救了起來。後來那個男

子還是賣掉了留着自己喫的一石米，還清了租，才算了結。」

我聽了這一段敘述，心裏起一種憎恨的情緒，但並不止爲那個姓邵的。因此，我低頭望着河水——那時已不是深藍的顏色，因爲太陽升得高了，——不答說什麼，止發出個「哦」的聲音。

「種了這等人的田，客客氣氣早日還租就是便宜。」他一手撐住在水車の木樁上，以很有經驗的神情向我這麼說。

「像你，種田過活，還過得去吧？」我恐怕我對面的人或者也會受過嚴酷的逼迫，所以急切地問他。

「多謝先生，我還算過得去。單靠這幾畝田是不濟事的。我另有幾畝爛田，一年兩熟半，貼補我的地方不少呢。」

「那就舒服了，」我如同身受那麼安慰。

水車的機關又轉動了，河水汨汨地流入田裏。我想我的工作快要開始了，怎能止看着他人工作呢？我對那農人說，「他日再同你談罷，」便向前走去。

水車的聲音裏帶一個似乎很遠的人語聲——「改日再會」——在我的背後。

一九二一，六，一一。

## 悲哀的重載

一艘「常熱快」給小汽船拖着，一樣也能激起河裏的波浪，發出「譁~~~~」的聲響，表示牠異常的能力。牠的容量至多可以載四十客，已使大家不能轉側了。而牠載着的人間的悲哀卻比牠的容量大，大到不知幾多倍，但是牠不致因裝載過重而沈沒。

這兩艘船是循環通行於各鄉鎮間的。節省時間的要求還沒發生於生活簡單的鄉人的心裏，沖壞些田岸卻是大家都看得見的事實，所以這兩艘無知的船很受些怨恨和詛咒。但是，有了這麼一件東西，人家也就不可自解地這麼用牠了，雖然剛才還在或現時正在怨恨和詛咒。因此汽船公司的生意倒也不惡。

經過了一會喧擾的聲響和動作——小販呼賣聲，婦女孩孩叫喚聲，提攜東西的邪許聲，舟子拄篙聲，汽笛聲，沿岸觀者笑語聲，……急忙登船的，匆匆離船的，爭坐位的，送客丁寧的，以身抵篙的，奮力繫兩船相連的纜的，……——爽利的水聲發於船底，窗外景物都向後推移，全船頓時入於沈寂。這是喧擾的反趨，也許是悲哀的表象。

艙裏坐了二十多客，差不多沒有空的地方了。我和我的朋友坐在靠左窗的一角，因為便於望窗外的景物。我那位朋友從河南走了一千多里路來看我。以前我們並沒見過面，但從心聲的符號裏先已見了彼此的心，所以現在的見面不是個開始而是個繼續。

汽機的聲響和水波的激盪使我們不欲談話，止隨意看看帶來的書。但是書又怎能够浸潤我們的心呢？一條沿岸蹲着的水牛，一個立在水田裏插秧的農婦，乃至同船的人一句不很能聽清楚的話，和一聲厭悶的歎息，都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，間斷我們的閱覽。我取一本童話集在手，看了好一會依舊在那先前的一頁，並且不很領會那一頁寫些什麼。

我常常離開書本四顧我身的周圍，我的心漸漸被坐在我左旁的一位中年婦人牽引住。她沒有特別引人注意的地方。可是一種幽默的啓示潛入我的心裏，我能感覺她一定蘊蓄着人世的悲哀。她是渾圓的面孔，皮膚呈枯黃的顏色，慈祥的神情非常濃厚，但掩不住她心底的憂愁。她的眼眶裏似乎存有淚滴準備着流呢。

她正答人家的問話，同她對話的是一位老太太，我從她們的談話裏知道她們本來是不相

識的。她的聲音很低微，幾乎給汽機的喧聲籠罩住，須要特地留心才能聽聞，每一句話都是徐緩且沈着，表示出她上流人家夫人的態度。

「……現在正在醫院裏醫治呢。」

「那自然，須給他好好兒醫治。那麼醫生怎麼說呢？」

「醫生同他用鏡子照過，說他的脊骨斷了，又說『流注』快發作了！」

那位老太太眉頭緊皺，深表同情於她。靜默了一會，才問，「他食量怎樣呢？」

「飯菜好些，可以喫兩個淺半盤，否則半盤也是勉強。」

「現在你離開了他回去，誰奉伺他呢？」

「有媳婦和女兒在那裏。我家裏還有個小女兒，留着不放心，這一趟回去把她也帶了出來，免得兩頭牽望，好一心調理他的病。」

「娶了媳婦了？」

「今年三月裏。」

「今年正月裏」老太太聽不清楚，所以重又這麼問。

「三月裏，三月十一。那時候他的病好了許多，因而打算爽性替他把媳婦娶了來，沖一沖喜。十八歲娶親也不算早了。那時候他很好，拜跪行動一切和平常人一樣，止用兩個僕人在背後扶着，誰也看不出他有什麼病。誰知娶了親不到幾天，他的病又重起來了……加重得真快，離家時還是由我們扶着他自己跨上船，到了醫院登岸，卻是連人連榻昇上去的了。」她的眼眶更潮潤了，幾乎要滴出來。她的嘴抿着，筋肉抽搐，似欲將眼淚嚥入心的深處去。她不能述說了，只看着桌面。

老太太也是不願再聽的樣子，張開極細而紅筋滿封的老眼現出悵然的凝視。一會兒又問道：「你止有兩位小姐吧？」老太太以為把論點更換了，總可以減殺她的悲傷。

「一總四個呢，」她的聲音更低細了，我用心諦聽才能辨知。「大的是前年亡故的，頸間生了『流注』，竟醫治不來了！第二個患的病和她姊姊一模一樣，去年夏天亡故了！第三個女兒，就是現在奉伺她哥哥的，去秋也生過『流注』，給醫院裏那位醫生醫好了，現在頸間止有兩個核，並不礙